

覺

醒



林哲宇

任何人都覺得，世界上除了享樂，就是享樂，沒有別的了。一切的幸福都在這裏面，通常被稱之為生命的意義的，就是這種東西。大家只是為他們自己，為自己的享樂而生活，一切關於真理和善的話都是欺騙。假如有一天心中湧出些許疑問：為什麼這世界被玩弄成一顆腐爛的大蘋果？為什麼大家互相傷害，彼此痛苦？通常我們認為不該想這些。如果實在煩悶，不妨吸根煙，喝場酒，找個男人或是女人。

如果以享樂的觀點來看整個社會的生態，實在是再適切不過了。享受最多樂趣的人永遠居最高位，居最高位的人也永遠享受著最多的樂趣。在掠奪了一切之後，又想盡辦法保住一切。於是種種的主義，種種的法律紛紛憑空出現了，畫清了人們的界限，分別了階層，判定了優劣。各種團體的人們如同沸騰的開水，盲目地向上鑽，身不由己的推擠、壓迫，直到離開這場莫名所以的悲劇。

當一群人被命運與自己的錯誤帶到某一種地位時，這樣的地位的正當性就立即被認可了。因為他自己將對自己的生活捏造出一種看法，在這種看法裏，這樣的生活無疑地是正常的，可敬的。為了維持這種看法，人們就必須依附在擁有同樣看法的一群人上，使得他們的生活態度永遠不被質疑，如同久入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。

當人們看著別人，而不看著自己生活時，無疑地已經開始將內部潰爛發臭的部位灑上香水了。看不到、聞不到的罪惡可以當作不存在，這樣的想法不必去深究。於是，驕傲慢慢地編織，眼睛逐漸地斜視，自認為找到了一個舒適的位置之後，開始翹著腿，帶著不屑的眼光蔑視周遭的一切，開始自以為是的滿足了。富人誇耀著財富，政客得意於權柄，學者賣弄著知識，並且嘲笑著「低下軟弱」的人的墮落，嘲笑著他們的慾望與他們的愚蠢。

這些「高級」的人們心中想的是：「看哪！這些可恨的小偷，虛偽的騙子，夢想著不勞而獲的人們！他們生存的手段是多麼地卑劣啊！」說這些話的人，手段或許高明些，姿態也許更漂亮，但這只不過是他們運氣較好罷了。試想一個人人生在城市中罪惡的角落，打小所見最「高級」的人大概就是警察了，這樣的人他的生存手段能多「高明」呢！若您在此種環境裏成長又能多高尚呢？我們不需要彼此嘲笑，表面上固然有高貴、低賤之分，事實上心裏面所

想的是同樣的慾望，同樣的貧婪，無法遮蔽的羞恥。不要以為華麗的衣服包裹著的心比較高貴，大伙兒只不過為了享樂，難道淫樂還有高級、低級之分嗎？

自以為是，充滿理性的人想像著這世界並不如實際上的糟。不錯，我們是還有一些殘餘的理性與道德來支持這個世界於懸崖邊上，並繼續地維持著這個殘酷的世界。如此說來，理性與道德竟成了殘忍的幫兇了！獨善其身，袖手旁觀的人不是幫兇是什麼？以為自己能夠躲得過，避得掉，逃得出，忘得掉嗎？

我開始感觸到一股深切的悲哀了，在我偶爾的清醒時刻，它瀰漫在我四周，纏繞在我腳下，更悲哀的是悲哀的時候最清醒，清醒的時候最悲哀。清醒的時間愈來愈長，從十分鐘，到一小時，到一天、二天、一個月，到每分每秒。這就是我的一生嗎？我問我自己：我是幫兇，我是共犯，我是毀滅者。

懷著這種思想的那段日子，偶爾憶起仍會讓我胸口絞痛地彷彿要嘔血。那段日子裏我是軟弱的，軟弱地想抓住任何遺忘的機會。我終於知道了虛榮，好面子的滋味，因為他們遮蔽了看往自己的視線。但當我獨處時，仍然無可遏抑地把自己的心捧出來檢視，我竟然是這醜惡的一部分的思想讓我發狂！天啊，莫非這條自省之路乃是通往墮落之井？

也許是個奇蹟吧！說這是上天的慈悲似乎更為恰當。（註①）若沒有污泥怎能生出蓮花呢！若不是擁有內在真與善又怎能感受到外在的虛假與罪惡呢！這內在的真與善必是生來俱有的，是本然的、自發的，要不然它是從何而來？外在的事物不具有化身完美的本質，否則世界早就臻於美善了。

或許我仍要和自己爭辯：我怎能確知內在的自覺不是虛幻的，不真實的，而外在我所以為的醜陋才是這個世界實存的，不可變易的本質呢？因此我該站起身來，出去走走，看看這自強不息的宇宙，看看這自給自足，美麗的大自然，然後再重新體會這世界的本質，再認真而誠實地面對自己，發掘自己內心的答案。

早晨醒來，心中仍殘存著過往的遲疑與恐懼，不過，從今而後，我只讓它們停留三秒鐘。

後記：這是近年來讀書和做事的一些收穫，或許說的不好，但確實是我心裏的話。

註①：這重大的轉變，必須感謝我的恩師——李玉階老先生。